

# 憲世編

憲世編卷之一

後學毘陵唐鶴徵輯　孫獻可閱

## 周濂溪先生

先生名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辯衆口交稱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

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顯順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
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移柳州時郡守李
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
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矣其
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教二年果有得先
在南安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吏無
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置手版歸身委之
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
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敗知南昌縣人迎
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益不惟以抵

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也轉簽書合州判官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抃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抃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及抃守虔先生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薦之會抃亦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進退官吏得罪者自謂不冤改提點刑獄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案務以洗冤

澤物爲己任未盡所爲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扑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餘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来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也襟懷風趣飄飄物外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取營道所居濂

溪爲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先生每令程顥程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顥亦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邢恕云、茂叔聞道甚早、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其後安石與曾鞏在江南議論、或有疑而未决、必曰、

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氣自處太高故欲少銼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法其偏殺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乎嗚呼豈非天哉

先生窓前草不除程顥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程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先生後自謂無此好矣先生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太極圖

陰靜
陽動
水
火
土
金
木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

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資誠之源出

在太極未分之初資始爲誠之通各正爲誠之復方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命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其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以四勿論之只須動靜言貌視聽無

遵禮而行義智在其中矣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

心要矣用賢急焉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

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乎。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易言太和所以是貫中和言之至静無感之中太和豈不流行哉此見先生見得道體最真處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後儒論學多自無欲而止亦可謂克己之極功矣辟之耕者芟柞至矣草木之根悉淨矣非下真修實學兼發北充已以下必日復情為仁無欲以後必須明通公溥方是生長方是仁蓋惟無欲斯何為仁止於無欲非仁也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此是之謂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易彖言保合太和必先之以各正性命以此一有不正則雖鐘鼓多矣焉能和乎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

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竊疑聖賢之樂乃出於天發活潑潑地一團和氣於物一無窒礙而默與之欣合耳故孟子謂之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以不與富貴貧賤作干涉亦不與處一化齊作見解先生首發樂體豈以見大二字足該之耶亦程子於曾點與其見大之意耶程子曰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曰人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深切著明之甚矣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也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寂者動之微寂然不動安得有善惡動斯有之然微處善惡纔未甚顯故當於此辨之然此自學人言之耳自聖賢看來本源澄徹有感無應即與寂然之初無少異是故不言善惡但見其與天運之於穆同耳故曰幽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

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獨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

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此二若孟子所得力處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

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

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君子勉仁

而已伊尹之志志此顏子之學學此字有志於爲學者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則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

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愚意人以識爲言識之所至見猶有分無不至焉矣）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不學也强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

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

則發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夫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夫無言何以能無隱也曰無行不與而已聖人之行悉其性之發見流行猶之天之時行物生悉其命之發見流行益告以言語者安能若見諸行事之真切者明也聖人之教人以此其看人之受教不受教亦以此故其稱顏子曰亦足以發曰語之不惰可見顏子於聖人所言無不見之發見流行知不貳不遷三月不違不改其樂處皆是到此地位卽聖人之蘊而未宣者顏子皆徹得此了此其所謂善發聖人之蘊者以言說形容之非矣然其妙全在悟處故所惡在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

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易前原有卦聖人特蘊之耳）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

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矣動可不慎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

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則不決也愼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

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至尚不外一和只緣天地位萬物育皆取諸此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䟽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則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從動撕議以成其變化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教治民苟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變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者可不慎乎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

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論曰顏子早亡其學莫有傳者孔子又云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故孟子雖曰具體而微昧者猶以其道為未至曾子一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其道大光故世儒之言曰曾氏之學獨得其傳孔子喪予之歎莫之解也顏氏之脉無有過而問焉者矣濂溪先生始為之言曰學顏子之學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其學顏子之學又不曰博文約禮又不曰克已復禮特揭孔顏之樂令其徒尋之可謂一腔熱血一言灑盡矣嗚呼此豈人力也哉殆天之未喪斯文耳然

自周程二先生而發亦幾[illegible]二先而止何耶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父珦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户部侍郎彭思永一見異之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之知也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藏錢兄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何以决之先生曰爾父藏

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其人輙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今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嘿不敢言後卒私償所盜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在

事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茇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且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恭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近府美田貴家富室率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稅不均先生畫法均之富者多

爲浮論撼之不能止既而無一人不服者會令罷先生攝邑事訴訟日不下二百前令率疲於省覽先生視事不閱月訟遂簡江南田賴陂塘以溉是夏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例當轉詳漕司調役月餘始集先生曰果爾苗稿久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稔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爲營留之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然無不死者先生察其由以留者必請於府府給劵乃得食比給劵則饑已數日矣先生因白漕司貯米營中至輒食之全者太半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時謝景温尹金陵說春秋先生時取之至言易則皆曰非是弟顧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主簿非之而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其二龍至中途其一飛空而去（今陽羨亦有之取者無不兼共）遂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有持竿

以黏飛鳥者先生折其竿令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如此再期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其教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者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遂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

曾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數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問之，曰：吾常疑此惡少之弗革者。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張請辨於縣，先生詰之，老父探懷取策以進，記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於三翁家。先生問張及其父知其年幾何，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服。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

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減十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糴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悍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在事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

安先生論著之每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猶時時自謂有愧於此大都視其縣之人真如家人父子訴者或不持牒徑陳所以先生從容告語無倦也為邑凡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從容比二三見遂將大用每語先生曰欲常相見僕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以至誠仁愛為本上嘗使擇人才顯所

薦者數十人而以丈表弟張戩暨弟顥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朕何敢上詔問所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須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常辨於早而戒於漸章疏不爲辭辨惟以誠意感悟上心一日上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會同天節宮嬪尊獻奇巧爲壽先生言於

朝又頗謂執政成之執政以宫嫡爲之非上意也先生曰作保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言非甚執政辭遜屢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是時安石浸行其說先生意不合多所論列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祠部賣牒提舉官多非其人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然每與安石論事心平氣和安石亦謂其忠信多爲之動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

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如安石其身猶不能治何以及此又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當時安石以數事上前上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上意不欲抑安石亦尚無必意第方欲得人擔當先生與孫覺同得上意欲爲了結先生因言管仲猶能言

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但順人心誰不願從也安石云此則感[illegible]誠意張天祺是日於中書大悖由是安石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一聽用從此黨分矣程頤受約東而不肯行因坐貶而先生遂得罪求外補既而除以京西提刑先生求對上有有甚文字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再四先生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

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然安石終無逐先生意也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所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千數河淸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

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畏禍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禍有言其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且以事聞得不復遣後以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楊言於衆曰適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决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渙俟於河橋謂帥曰曹村决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急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

以本鎮印授之、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猶以爲勢不可塞、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先生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

不堪其艱，而先生處之裕如也。每董役，雖祁寒烈日，
不擁裘，不御蓋，躬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
常先期畢事。與時夫伍中夜多譁，姦人乘虛爲盜者，
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
散部伍，猶肅整如常。遂求監局，以便親養，監西京洛
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亟遷秩，特改太常
丞。神宗猶念先生，嘗脩三經義，常語執政曰：程顥可
用。王安石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顥在
彼否？連言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
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右府同薦除判

武學新進者言其學術迂闊趣向僻異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常十數發先生在官無盜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田稅重朝廷常蠲除以惠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

惡潭始均常權穀價，不使之甚貴甚賤。會大旱，[illegible]且松先生教人掘井以溉，閩境賴焉。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令逃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謝先生，嘉亦自陳。先生不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收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

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皷可用之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溝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經朝廷遣括牧地民田當牧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買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皆得奪田則失業無以

生矣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議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捕令者曰程丞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違官督之甚急數日而事集先生又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嘗言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又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

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而不盡也又曰介甫
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
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
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
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監察御史張天祺面折介
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
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
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
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
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

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顥爲汝州酒官，來府哭臨，謂韓宗師曰，凱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猶除監司，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宗師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顥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甚何以易否但求之長宗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旣而皆驗，扶溝地卑，歲有水旱，顥經畫

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願曰以扶溝之地畫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因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敎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先有同在臺列者志雖未同然心恭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識也乃若伯淳則知其手然反覆

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illegible]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詆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盖誠心發於中見之者信慕之者非心大抵類此文彥博采衆議而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

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不言得之濂溪先生何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不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其始亦皆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持己以敬而行之以恕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故其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入人

如時雨之化、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明之晳者亦明矣

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故其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

鄒嘗倉卒不動聲色方略可就爲嚴急之時其行志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陳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于端刺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

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元意春意總是一箇

生意然必如此分疏始見太和眞樂之所由來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又曰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减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然

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

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

日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或謂詐

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裡論甚大與小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只是安常處順所以夫婦與知

人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萬若於這身未猶在有隔一例

看所以莊無窒破此真樂體也

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安爾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

與天地同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皆不識此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而濁者非神乎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大人不無二不必言合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謝顯道先生曰惟溫而後有此言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

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来因不
動故言寂然惟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
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
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
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
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
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
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来而順應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来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

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

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

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

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先生論仁只是反身而誠一語爲要緊南先生曰雅護此理最難必無光悔習譬些一處眞積力久容契實會從容涵泳然其消之倦以圖見想像測度傳量鉅馳騁華則支永寤縱于此體了無干涉且可論明道之本矣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
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
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
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
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
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
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
若是而已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力行便有亂說意）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只理會生是如何

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

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己孫己體己推惟乃自古而然

不有躬無欲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明道見謝子記問甚博曰賢却記得許多謝子不覺

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不曰羞惡而曰惻隱此意宜會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復正是生旋循環處

或問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克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仁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是能備仁之名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其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動以天便是欲立欲達便是一貫以其不待取譬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善行莫非所過之化也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和樂總是仁體看此語和又是生之源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絪縕乃萬象之源先生過風處在此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

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
中心沒事也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備孟子樂莫大焉一語便透入孔顏樂處消息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思慮只宜和悅養心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
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無一事則生幾何所不流蓋此仁原無所不貫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好之

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

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

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視周茂叔見大之說更

詳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

二語

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便知出西門便可

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
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
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此是真錯說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
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即性命亦可了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
近有用力處又云學者要學不錯須是學顏子又
云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
辟如剪綵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
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孔子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則無間斷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

則無間斷

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

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前日思慮紛擾要得虛靜其極欲如槁木死灰又卻不是蓋人活物也又安得爲槁木死灰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憂慮必欲爲槁木死灰除是死也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以此言之又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又如絕

內後畢竟如何又幾時須如枯木死灰敬以直內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

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備元無少欠故反身而誠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

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行視世之功名事業甚鋒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前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則是仰高鑽堅在前在後皆知得後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

槩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同處只在任其天機一毫不得着力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恐不滿上隅業溪源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
在慎獨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風竹便
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己物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
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

巳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此正聖人所傳於顏子而孟氏之不復傳處然則天與我得乎要知天之秩秩原為收斂此元氣俾物各足盡于於善惡一路發揮太重便不足於義之所以）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淵乎微矣（此之謂大焉有所倚）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處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貢煞學到上面也

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

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

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凡皆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此學知困知之事也

論曰自濂溪先生令二程先生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後儒覷之遂如佛家公案愈泰而愈不可得

謂之樂貧非也謂之樂道非也謂之樂於逍遙物外尤非也即在當時亦惟明道先生得悟下一轉語曰樂莫大焉樂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何事增一樂莫大焉仁體其顯矣先之曰萬物皆備者何物繼之曰反身而誠誠者何事先生他日又曰學者須先識仁其要只在反身而誠蓋至於反身而誠則以一心而舉此天地萬物以納之於太和之中其融融洩洩當何如也故先生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有自然之和氣則孔顏之樂含此更有何說尋樂之說固周程之一先生仁天下萬世之心實孔顏授受之真血脈

也愚嘗觀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繼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其生之一於和也乾之彖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言其育神復命又一於和也由斯以譚則和固仁之根宗樂其極則也當時論者又謂先生接人緫是一團和氣朱光廷侍先生謂人曰如坐春風中一箇月先生蓋幾於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矣孰非尋樂中得之則知三代以來顏子一孔子也漢唐而下明道先生一顏子也學聖人者其亦於明道先生求之猶令孔子知千載之下有如先生則顏子之沒可無慟矣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顥同受學於舂陵周濂溪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瑗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卷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從游日益衆既而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

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
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
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神宗時布衣被召自
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太后面
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
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
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以涵養薰陶其二請上
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
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

規請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敎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敎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敎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

者亦數十條六月上疏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

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
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請講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
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上疏論延和講讀請
罷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燕前問上進學之效又奏邇
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
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脩展邇英閣先生復
上疏以爲脩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
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

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爲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爲當進上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

痛者有不知者或請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
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必日就醫官問起居
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諭以
少休不去也惟先生容貌極莊人或以問曰君之嚴
潞公之恭孰爲得失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
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
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
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
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

人以黃覆之曰上潛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請開樂置宴先生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不敢致既而當事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

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先生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之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

也顧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是時同朝之士蘇軾以文章名世疾之如讐其黨類
巧爲謗詆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
請問宰臣聞上不御殿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
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
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
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
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
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

歸田里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
年正月丁父憂去官服除仍授西監先生再辭極論
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
輕躁語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
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先生辨言者之妄請
復召勸講於是中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
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
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
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

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徽宗卽位、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旣受命、卽謁告欲遷延尋醫、旣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後惟吾所欲爾、楚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

不因薮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三年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耻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久成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疾華門人進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沒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一道服至破猶潔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父珦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躬納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常服蓳袍高帽簷劣半寸繫縧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云：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且則之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此文字中，兩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

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尹焞年二十始從先生游嘗得朱光庭所論雜說問可觀否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意陳長方見尹焞於姑蘇問中庸解焞云先生自以爲不滿焚之矣沈元用問尹焞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愿愿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事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

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詔可焉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紛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

以見其梗概矣韓維與先生善屢致於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願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族皆逐去之先生與韓別候韓年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侍食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嘗有黃金藥楪一似可為先生壽汝從容道吾意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維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

再三謝遇而別呂大防以百縑相遺先生辭之先生被謫李清臣尹洛令都監來見先生才出見之仰候行先生欲見叔毋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至龍門清臣遣人賻銀百星先生不受旣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已與某不相知豈可受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蓋明道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廣濶先生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先生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先生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先生謂青苗法可且放

過而先生乃於西監一狀校計如此可謂不同矣二先生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先生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至法堂上相見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張載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胡安國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有一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

處極高。昔鮮于侁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莫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諸先生論伊川先生處頗確何不反而求之伯子以入也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此與明道先生論同皆自其動以天者言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天道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中庸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

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

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

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地之氣亦

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

亦不是將已涸之氣郤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

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

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鑠

離了陰陽便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

是形而下者道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絪

縕陰陽之感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

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

轍旣是塗轍却是一個塗轍

大而化則已與理一一則無已

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

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

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又以心爲小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

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

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

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

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

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

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

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

謂道也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

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肯學即是困而學之一項若下愚乃是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一項）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

道也雖桀跖不能無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量之形有限量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個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知得性無限量所以能盡

心所以能知天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着事時便在這裡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
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
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
則直養之而已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
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
惡也

一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
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者生之理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
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
仁推之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者於民則可於
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
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
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
謂身之四肢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

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来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便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比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

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聖人以兩卦分列亦於有個分別處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施與用何以別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祗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為族弟此豈知為族之兄耶或告之遂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

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

先生曰此乃譬喻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葢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葢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一個仁義禮智四者何曾有孝弟來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孟子不慮而知爲良知不學而能爲良能則性中都有孝弟

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謂輕浮巧利於仁甚遠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所謂中也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脩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大圭黃鐘全冲和氣

尹焞言初見伊川時教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寬問如何是主一焞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

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日趙承議從

伊川學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

容貌而已趙舉示焞焞於趙言下有個省覺處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

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

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敬只是涵養

一事必有事焉須是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

是都無事也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上六

涵養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忘敬而後毋不敬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敬即便是禮無已可克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

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前言必有事焉是集義此言必有事焉須把敬做件事語意不同何也

曰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有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
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
可知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飜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
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
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
著一個意思則與人成就得個甚好見識心若不
做一個主怎生柰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自
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
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

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心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却未可知他藏府只為元不曾養養之却在修養家心老

則神自定神定則精氣亦自定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

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曰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此在止于至善之正解不知解大學者何以不宗此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塲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便有甚

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

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宅垣墻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顏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辯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辯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分明趙通上悟門

實是實非能辯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謝良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說了又道却好或問謝上蔡先生云太蹉

孤畫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爲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前曾往見伊川日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何如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付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救轉却已當下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煉得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問問此語如何曰恁說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進時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一夢問何故却謂曰如說了到滿時便難問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然長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都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以此馴致便不錯了

尹焞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悟門一劉守敬良方

尹焞一日看大學有所得欲似伊川伊川問之焞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這裏和樂字也著不得

暇日靜坐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養心莫善於寡欲多欲皆是外來公欲亦寡矣

有人問伊川造得到後還要涵養否伊川曰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盡心知性知之至也知之至則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即心所以生天生地化育萬物其次則欲存心養性以事天此[illegible]性性[illegible]性性即心[illegible]亦無[illegible]理[illegible]之所能[illegible]謂[illegible]性[illegible]謂造得到後更說甚涵養[illegible]之號業文[illegible]亦得[illegible]

或問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前下靜字下動字先生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最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理

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

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葢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

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人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便不得也

有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便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於夢寐間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

所生積習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得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日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敬非必有事乎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

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
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
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
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
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
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
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
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探湯之心
則自然別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
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此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個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着意做纔着意做便有個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

一節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覺即自得）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

於這裡蔽着雖强思亦不通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以思求窮思易落思解忽從思慮不及突得之此真覺也然然平日功夫畢竟在

學者先要會疑

自得者所守固自信者所行不疑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

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者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

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先生舊只因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看得大寬闊了所以將直本功夫說不來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

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

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

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

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今時非

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

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

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
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忘之後復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尹焞嘗問伊川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莫是上下一理
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濶得心胸便可見打揲了
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混然說做一體猶二本
邪更甚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謂善亦須實有

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得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精粗高下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無不見者一人指之不若衆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

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謂中也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

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頴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

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
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
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
人做更責誰做

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論曰仲尼既沒而微言絕心學之不傳蓋千有餘年濂
溪先生出始一倡之兩程先生從之游明道先生以
悟入伊川先生以脩入一師授受家庭朝夕觀摩受
然參絕信乎學焉而得其資之所近哉明道先生明

膚養於顏子故諫宵如絕一時伊川先生誠篤謹恪故踐繩蹤跡不失尺幅黍積絲比以廣見聞其學要領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及答人之問覺也則曰能致知思一日則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又曰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忽然有覺處即先生所謂悅卒未嘗離其平生所從入處得之也嗚呼由斯道也幸而天理或明貫通有日則知之成功亦可幾及終不得悟則亦不失為循途守轍之士若夫悟入之門唉而難發見想不當實多墮落故顏子之學終於不傳而萬世道學之統卒屬之曾子明道之學亦若無

傳而伊川先生則主朱學之宗豈不獨及門之士雖守其說至於紫陽諸賢奚翅服不敢少懈也先生又言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又有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則先生之學有得於窮理致知之外者矣豈即其所謂久而後有覺與忽然有覺也蓋學惟其不實耳苟有實志則逐末之功即返本之地遡流之久乃逢源之機未有行盡千山萬水而歸來不識自家之身者也